

## Steve Harrington是一位Alpha ( 即使他是Omega ) by Evalina\_um

**Category:** Stranger Things (TV 2016)

**Genre:** Alpha Jonathan Byers, Alpha/Beta/Omega Dynamics, Alternate Universe - Canon Divergence, Angst with a Happy Ending, Fluff and Angst, Hurt/Comfort, M/M, Omega Nancy Wheeler, Omega Steve Harrington, Smut, Steve Harrington Has Bad Parents, Stranger Things 1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Characters:** Jonathan Byers, Nancy Wheeler, Steve Harrington, Steve's parents

**Relationships:** Jonathan Byers/Steve Harrington, Nancy Wheeler/Steve Harrington(past), Steve Harrington&Steve's parents

**Status:** Completed

**Published:** 2021-06-13

**Updated:** 2021-06-13

**Packaged:** 2022-03-31 14:23:08

**Rating:** Explicit

**Warnings:** Underage

**Chapters:** 1

**Words:** 17,751

**Publisher:** archiveofourown.org

**Summary:**

Steve Harrington是一個Omega , Jonathan Byers是第一個發現那個瞞了好幾年的謊言的人。

不是他之前交過的每個Omega跟Beta、不是Tommy跟Carol、不是Nancy Wheeler , 而是Jonathan Byers。

## Steve Harrington是一位Alpha（即使他是Omega）

### Author's Note:

有點濫用藥物的橋段，但是是抑制劑，我不知道要怎麼打tag(:\_」∠)\_  
未成年警告是為了以防萬一，Jonathan 16歲，Steve 17歲，就是第一季的年齡  
我這裡ABO是A有屌O有陰道，之後玩ABO AU也都會這樣設定  
觀看愉快！

### 1.

「記得23號開始的時候要吃這個，sweetheart。」他的母親將一小袋用透明夾鏈袋裝的藥片放在在檢測第二性別完不到一個月的小Harrington手中，語氣溫柔得僵硬，更多的是緊張與擔憂。她繼續：「連續一個星期，一次一片，記得配水喝。我們一個月後回來。」

淺色長裙因Julia Harrington彎腰的動作皺起，屋外強風穿過吹過，枝桠綠葉碰撞著彼此發出一陣窸窣聲，吹散了這毫不留情的夏日的熱氣，也吹散了那年幼孩子欲出口的挽留。

太陽熱烈，陰影蓋過了那碧藍色的雙目，給Steve留下的只有那似笑非笑的嘴角，像是在指責他般，他能夠注意到母親在話語結束時的細言碎語，但他聽不清。

「……嗯。」

他接過那個小袋子，收入口袋，本應落寞的答應聲在年幼的唇舌之下顯得他是想要挽留他那長年外出的父母，但不然。

他的母親沒有在意，只是扶著膝蓋站起身，將手放在行李箱的提把上。他的父親站在母親的右側靠後，西裝筆挺，提著一個黑色的公文包。兩個裝有滑輪的行李箱是交由Harrington夫人拉動——Cris Harrington一直以來都不會將這種小事交給傭人，只是用眼神要求著他的Omega妻子將一切打理好。

今天也是一樣，那個向來嚴肅的男人只是站在那處，看著他們母子倆的互動。不是發呆，只是「監視」著他們。

「……那麼，」在一陣沈默之後，母親又再次開口，看著那個Omega男孩的面龐，雙手向後拉住行李箱的把手：「不要離開家裡，乖乖聽Mcadams阿姨的話，知道了嗎。」

沒有擁抱，沒有在臉頰輕輕落下的、來自母親的吻，他所有的只是高跟鞋與皮鞋踐踏小草的細弱聲響與這一棟充斥著令人窒息的寂靜的房子。那是Steve早已習慣的一切，沒有刺耳的尖叫，沒有充滿憤怒的指責，

沒有崩潰之下滴落的眼淚，只有不被束縛的自由，期限為一個月的放風時間。

## 2.

Steve Harrington是一個Alpha，這不單單只是一個猜測，種種現象都表明了這一點。

一。從8歲檢測第二性別開始，從來沒有人看過Steve Harrington來過發情期，即使是第一次的發情期也沒有。不同於Omega，Alpha的易感期是很不明顯的。

二。Omega從來都不是主導者。即使是在一個只有青少年存在的社會——學校也是一樣。Omega除了依靠Alpha之外幾乎插不進去「高層」。

三。Steve Harrington無論是在填哪種資料的時候，第二性別寫的都是Alpha。14歲檢測的醫院資料也表明了他是一個Alpha。這種最為堅硬的證據是不可能被扳倒的，對吧？

對吧？

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男性Alpha，眾人知道，他也如此相信著。

## 3.

這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在渴求他們存放在腦海中的記憶不會因為任何因素而慢慢流失，對大多數人而言，每一個片段的記憶、每一個不重要的小資訊都是不可替代的。

但那是做不到的。

人們終究會遺忘，就算是一件本應極為明顯的事也是。

有時候遺忘不是下意識地，而是選擇性的。

有時候，Steve會想要遺忘或讓別人自己遺忘。他也盡全力這麼做了，盡力不讓自己的柔軟曝露，讓眾人的雙目聚焦於他在鏡頭前無處不在的強大——裝扮作一個傳統的、強大的Alpha，忽略那些統統指向那個明顯到不行的事實的一切蛛絲馬跡。

很遺憾地，Steve Harrington在8歲時並沒有如他的父母預期的那樣成為一個不可一世的Alpha，而是一個所謂「容易被情慾衝昏頭腦」的Omega。

他的家族引以為恥，抑他。

## 4.

Jonathan Byers是第一個發現這個謊言的人。

對，不是Nancy Wheeler，也不是其他與他交往過的Omega，而是一個幾乎與他沒有往來的、另一個Alpha。

那天是一個平常卻又不平常日子，天空淡藍也抹著屬於雲彩的潔淨卻已經是午後。無論是Alpha還是Omega，不知為何，越靠近他們的發情期

（易感期），他們就越情緒化，越容易被感性操控。就算是最為專業理性的物理學家也難逃這天生的詛咒。

好死不死，發現Nancy疑似與Jonathan出軌的那日是他的發情期預定日期的前兩日，也是最難熬的那幾天。

在心裡無數疑惑、憤怒不堪與「好友」的驅使下，他動手了，開始執行那個為了報復而生的計劃，在隔天帶著幾瓶黑色噴漆走到街頭，指揮著也與他樂在其中的Tommy和Carol在各種顯眼或不顯眼之處噴上會令那個女Omega難堪的不堪字眼。

這是Steve Harrington最大膽最無羞恥的時刻，也是他除了發情期打下抑制劑前的那刻脆弱以外最像Omega的時刻——將尖銳的字詞當作保護柔軟內心的防護罩，也將其當作利刃，刺向他將一切怪罪給的男人。當那個飽和憤怒的女人徑直走到他面前時，他的心跳甚至都沒多跳個幾拍。

憤怒與失望幾乎掩蓋了大腦屬於理智的那塊，但Nancy還是極盡全力為自己辯護，但Steve沒有聽進去從那個女人口中講出的任何一個字，他早就認定了他心中的事實，也說服了自己去相信，將邏輯與信任拋諸腦後。

在這期間一直站在他的女朋友身後的那個男Alpha似乎是看不下去了，站在Nancy面前與Steve直接對質。

在看到整件事的「兇手」那一刻，他那早已微乎其微的理智終於消失，他輕聲開口。嗡嗡聲伴隨著澎湃的心跳將每個本不起眼的字詞組合成一句句尖銳的話語。

「你就像你父親一樣，Byers。」

他早就不知道他口中的主詞究竟指的是誰，也忘記了為什麼他站在這裡，站在Jonathan Byers的面前，他的腦中剩下的只有過去17年每個令他心碎的畫面，其他一切已經不重要了。

Steve在那個時刻不知道這是多麼大的污辱，這脫口而出的字詞讓他活該地遭受了那一拳意料之外的重擊。

\*「還擊。」\*

疼痛令他回想起了當初，也想起了來自父親的令人心痛的教誨。

\*「不要當一個軟弱的Omega，你是一個Alpha。」\*

年長男性那毫無情感的冰冷語調縈繞在他的大腦，就像一個永不停歇的發音盒一樣在他的腦中重複、重複、重複。

\*「Omega永遠都沒辦法擊敗Alpha，不要再忘記了，Steve。」\*

\*「你還有機會去成為一位Alpha，不要讓我失望。」\*

他的父親說道，在那充斥了處於正深陷於發情期的痛苦的Omega所散發出的、充滿情慾的信息素的房間丟下一個已經填上藥的注射器給蜷縮於地板的同時被面頰來源於疼痛的灼燒與發情期的敏感的青少年後離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

記憶覆蓋了地面的粗糙與壓在他身上的Alpha用拳頭給予他的痛楚，其

他人所發出的任何聲音成為了 he 耳邊的嗡嗡作響的白噪音。軟弱的反擊應徵了他的父母說的話，大腦也配合地每一句他的父母針對 he 與他的第二性別的而發表尖銳言詞。

這些東西都提醒了他，提醒了 Steve Harrington 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他是 Omega，如同 he 父親所說的、因情慾而軟弱的 Omega。

貼在他身上的 Alpha 所散發出那奔騰著的信息素從他的鼻腔中吸入，刺激著 Omega 的感官，身體也被迫提前進入最不理想的狀態。

那個 Alpha 肯定也注意到了。

「Jonathan——」

Nancy 喊著，她伸出手準備使出全力去拉開那個把她目前的男朋友按在地上打的男人，但沒想到的是 she 不需要用什麼力氣就能拉開他們了，因為 Jonathan 突然之間愣住了。

「Shit，警察來了——」

不只一個的警笛聲在不遠處響起，Tommy 跟 Carol 只是倉促地逃走了，沒有理會躺在地上蜷縮著的男人。

「嘿！停下！」

那個率先停下車的 Beta 警察邊走下車邊朝他們喊道，似乎沒料到場面不像是那位報案的人說的那樣激烈，他只是疑惑了一會，直到察覺到了空氣中信息素的氣味有些奇怪才發現事情的不對勁。

「Fuck，這裡有個孩子發情了。」

## 5.

「他的爸媽不在印第安納！」這已經是 Nancy 第三次重複這句話了，但那個安照規則行事的警察完全不讓她，Nancy Wheeler，另一個 Omega 去見她那個她原本以為是 Alpha 結果是 Omega 的男朋友，只是堅持說 Steve Harrington 的資料有問題，要請他的父母過來。

「Hey！Jonathan？天哪，發生了什麼事？！」

很明顯警方倒是成功聯繫上了 Joyce Byers，那個最近已經被生活搞得夠慘的女人在看見 Nancy 那幅神情之後更加緊張，她一看到她那較年長的兒子就走上前。Jonathan 看見自己的母親來了之後站起來，正要說些什麼卻被那位被 Nancy 纏著的警官給搶先一步：「你的兒子在公共場合跟一個來了發情期的 Omega 鬥毆，我們還在他車上搜到了一些危險物品。」

那個 Beta 女人在聽完之後只是滿臉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她的兒子跟 Wheeler 家不知道為什麼也在這裡的長女，最終把視線放在警察身上，充滿了憤怒。

「放了他們。」

Joyce 絲毫沒有要婉轉的意思。這唐突且在他耳中完全不合理的要求讓那位警官愣了幾秒。

「恐怕我必須拒絕，Byers 女士。」

那位警官理所當然地回絕了Joyce的要求。

「你聽到她說的話了，放了那些孩子。」

直到那人開口，警官才看到站在Joyce身後的Hopper警長。雖然那位警官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警長會跟著Joyce一起出現，但對於警長的命令，他除了遵從命令之外別無選擇。

「還有Steve。」

被警方算在目擊者那方的Nancy站在Joyce身旁，她的雙手抱胸。就算她仍然在生Steve的氣，但同樣作為一個Omega，她沒辦法想像在警局被迫一個人渡過發情期是什麼感受。

那位警官再次用完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著警長，對於Jim只是聳聳肩：

「你也聽到她說的話了。」

## 6.

發情期幾乎是令人難過的。

上一次他真正因為發情期而所縮一團是16歲那年5月中他的發情期來的時候，那時的他來不及吃藥就被席捲而來的情慾給綁住手腳，視線隨著體溫逐漸上升而因不知從何而來的淚水模糊，每寸皮膚都變得敏感，信息素也充滿了性意味，他對Alpha的感知能力取代了雙目將一切遮掩。就和現在一樣，腦中只剩下情慾嗡嗡作響，每一次的肌膚接觸都只是在雪上加霜，生殖腔的空虛令他難耐。

但他很懷念這種感覺。這種順從本能的感覺、這種對身體失去一切掌控的感覺、這種將角色互換讓他成為那個需要被幫助的人的感覺……這種坦承的感覺。

Steve Harrington是一位Omega，那是從8歲開始就註定的事，即使竄改再多的資料、即使打再多的針吃再多的抑制劑都無法改變。

但他的父母想要他改變，所以他也想要改變。

讓他們驕傲。

## 7.

「該死，我沒有帶我的抑制劑……」

Nancy已經找遍她身上的所有口袋了，她跟Jonathan準備了許多東西來應對各種狀況，但誰能想到Jonathan會在把Steve打得半死後發現他其實是Omega結果現在人家發情了他們必須處理呢？

「Nancy，我撐不了多久——」

Omega的發情期就如同Alpha的易感期一樣沒辦法影響第二性別相同的人跟Beta，但Jonathan是一個Alpha，即使以他的個性你可能很難看出，但在這種時候就特別明顯。

自從他們上車之後，Steve完全順著本能地貼著Jonathan，幾乎——不，是完全坐在了他的大腿上，頭靠在他的肩上。那個十幾分鐘前還對他講出那種話語的男性Omega此刻只是乖巧地坐在他身上聞著Alpha的

氣味，像是在誘惑他與他做一些壞事一樣手在他身上亂摸。

這同樣也代表Jonathan正在跟一個正在發情期的無意識Omega進行近距離接觸，脖頸靠近他的雙唇，而雙耳被迫聽著懷中男人時不時發出的奇怪悶哼，萬一一不小心晃了神標記了下去，事情就麻煩了。

「檢查他的口袋！他知道他的發情期快來了的話他就會帶抑制劑！」Nancy突然想到了什麼，她朝後座喊道。Jonathan才恍然大悟般用手摸那個Omega的褲口袋，馬上就摸到了什麼。那是一支填上藥的針管。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

Nancy接過Jonathan遞給她的、他在Steve口袋裡找到的東西，有些震驚。

同樣作為一個Omega，Nancy知道霍金斯只允許販售藥片、藥丸狀抑制劑，這種注射型抑制劑更是被大力禁止。雖然Steve會持有那玩意兒的原因令她好奇，但現在不是思考這個的時候。她把抑制劑向後丟到後座。

「他還有更多。」

Jonathan看著手裡剛剛從那人口袋裡拿出來的更多被貼上「抑制劑」標籤的針管，如同Nancy那般不解。

「……我們現在沒時間管這個，你要這麼做……」

聽著Nancy一步步的教學，Jonathan把Steve的外套脫下來，袖子拉上——Harrington的手臂滿是以粗暴的方式打針後所留下的針痕。

Jonathan似乎從這明顯的線索裡知道了些什麼，即使他再好奇那些疤痕背後的故事是不是如他在瞬間出現的假象一樣，但由於現在有更緊要的事，他只能在被複雜的情緒包圍的同時將針頭刺入皮膚，慢慢將液體注射進去。

「他看起來完全沒有好轉。」

在等待了大概三分鐘之後，Jonathan不禁說。Alpha不像Beta那樣冷靜，他們容易做出一些愚蠢的事，他現在已經是在盡全力抑制那個深根於基因的繁殖本能了——為什麼那個Steve Harrington聞起來會那麼地，香？

「我只知道藥片需要50分鐘才能完全消退。」發情沒有疼痛那麼好處理，她已經對人類研發出了能夠抑制那段對Omega而言根本是折磨的東西的藥物很感激了。Nancy只是一如往常用她平穩輕柔的聲音安慰道：「針管不會那麼久的。」

看起來完全沒有被安慰到的Jonathan看了一眼Harrington，心裡若有所思。他仍然不清楚他該用什麼態度看待那個Omega，一方面他覺得Steve是活該，另一方面卻莫名其妙地對那個男人產生了同情跟同理。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Steve那神秘的父母。長期只有Steve本人居住的大房子到手臂上慘烈的針痕，以及那個持續了兩年直到現在才被他們戳破的謊言。

這輛車上有三個人，他們三個的心情此刻都不是一般地複雜，卻又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8.

「為什麼我們不把他留在車上就好了？」

在他們從警局「拿」走他們所有獵捕設備之後，Nancy、Jonathan跟看起來沒有什麼好轉的Steve回到Byers家。

Nancy堅持要帶上Steve，但Jonathan卻與她持著完全相反的意見。如果那個怪物照著他們的計畫被引導了他家，那這代表他們要多照顧一個人，Steve很可能是這個臨時計畫的不穩定因素，他無法理解為什麼Nancy要這麼做。

「思考一下，Jonathan，思考一下！你在這種時候把一個正處於發情期昏迷的Omega留在車上！」

不能說Nancy沒有想過把Steve丟在車上這件事，但一想到自己曾經一個人勉強渡過發情期的經歷，她就沒辦法狠下心把那個騙了她的Omega丟到車上，就算讓Steve跟他們一起有很大的機會讓他面臨生命危險，但至少Nancy有能力處理，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目的。用血吸引怪物進來，然後把牠殺死。

「……呃……各位？為什麼燈在閃……？」

不久前還陷入劇烈的發情期的Omega用手臂支撐著自己坐起身，手扶在額頭上——他還有些暈，可能是因為熱度慢慢降退，也可能是因為天花板燈泡在他媽的瘋狂閃爍。

像是察覺到了事情的不對勁般，他慢慢從沙發上站起來，腳步輕緩地走到那兩人的身後，還有點昏：「為什麼我在這裡……發生什麼了嗎……？」

聽到那個原本還因發情期而陷入昏迷的Omega終於甦醒，Jonathan跟Nancy立刻轉過頭看了那個Omega一眼，又與對方對視了一下，點點頭，拿緊自己的武器。

「還有時間嗎？」

Jonathan舉著點燃火焰的打火機，在問出口後的瞬間，天花板的角落傳來生物的撞擊聲——他們已經知道問題的答案了。

「等等，什麼意思？什麼東西？」

話音剛落，Byers家用木頭製成的天花板沒辦法承受更多來自未知世界生物的撞擊，碎出一個大洞讓怪物以肉眼不可及的速度落到地面，爬起來，朝那三個完全受到了驚嚇的青少年跟青少年發出一陣刺耳的吼聲。

「快走！快走！快走！」

他們的聲音此起彼落，由Nancy走在最前面，Jonathan拉住還愣著的Steve的手跑到他們那個為了以防萬一所以計畫的逃跑房間，Steve在進去之後立馬關上門。

在幾下撞擊之後，那個生物似乎放棄追捕他們——或是有了其他的目



標，但無論如何，都暫時離開了。

他們三個人視線交錯，在等待了一會確認那個東西確實離開了之後拿著他們的武器，小心翼翼地巡視著這間屋子。

再次確認怪物真的離開了之後，Nancy仍然沒有放下戒備，她轉頭看著她的男朋友說：「Steve，你要趁現在離開，我們不知道『牠』還會不會回來。」

那個男性Omega聽見她說的話之後懵了幾秒。這幾秒也許不能讓他釐清剛剛發生的一切，但已經足夠讓他做出決定：「我不能把妳丟在這裡然後自己逃跑，Nancy！」

「你的發情期還沒結束！」Nancy此刻沒辦法顧及Steve的面子，她只能從最壞的情況做打算：「如果藥效消退你的發情期又來了怎麼辦！」當Nancy直接指出她知道他是Omega這個事實時，Steve知道他現在只能面對，他摸向後口袋：「我還有更多的藥……等等，我的藥呢？」此時剛才一直沈默不語的Jonathan在那句屬於男性Omega的疑問句從對方口中出口後才默默開口：「在我這裡。我同意Nancy，你應該要離開。」

Steve有些驚訝地看著那個髮色較淺的男人——這又是另一個他也不想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的事實。在經歷了小巷那場架之後，他該怎麼用這張被對方打得淒慘的面龐去面對Jonathan？

他不知道。

「……好吧。」

Steve沒有可以辯駁的餘力，所以他選擇了最為簡單的妥協。他接過Jonathan遞給他的、本來就屬於他的針管，踏著落寞的緩慢步伐拉開那扇不熟悉的門，回歸這本就應該寧靜的夜晚。

這深夜在剛才那陣吵人耳朵的聲響後顯得更加冷清，他所能聽到的只有烈風刮向雜草所帶出的一陣陣唏噓聲跟他那與這這夜色背道而馳的緩慢腳步壓過雜草的喀吡聲。

Steve不知道該怎麼從Byers家走到他家，但霍金斯是一個小鎮，繞來繞去總會繞道的。即使如此，這仍然成為了他在臨走前看一眼Byers家的藉口。

成為了他能夠做出那個他永生都不會後悔的決定的唯一機會。

「該死。」

那些燈泡在閃爍了一下後立刻暗掉，讓整間屋子被遮人雙目的黑暗所充斥，所剩下的只有薄弱牆壁後怪物的嘶吼，接著燈亮起，屋內槍響震耳欲聾。伴隨著他的奔跑聲，他推開了Byers家沒有關好的門——離開的時候Steve只是隨便拉了一下門，遮掩一下，並沒有完全關上，他現在很慶幸當初他那麼做了——直直衝到客廳，撿起那根掉在地板上打滿釘子的球棒，擋在用盡子彈的Nancy面前與那個怪物戰鬥，讓那玩意兒把注意力放到他的身上，一步步將怪物逼到佈下陷阱的死路，他甩了幾圈球棒，對著那不明生物打出了漂亮的一擊。那個怪物踩到了捕獸夾發出

比剛才更加慘絕人寰的刺耳尖叫，而在Nancy用那同樣尖銳的聲音要求之下，Jonathan拿出打火機立刻點燃火焰，扔在了他們那種汽油倒過的地方。

火焰在汽油加持之下燃的旺盛且美麗，將怪物燒到痛喊著、尖聲吼著，直到熱焰熄滅，只留下殘存於捕獸夾上仍在「溶化」的小肉塊。Byers家的模樣也淒慘，屋內的三個青少年沒有人知道那個怪物的下場是死亡抑或是逃之夭夭了，Nancy只能祈禱無論如何那玩意兒的結局不會好過——這是她能夠為了Barbara做的一點小事，至少能令她心中為曾經做出的選擇而感到懊悔的愧疚感。

Steve把那此時釘子已經卡上肉塊的球棒扔到地上，看了一眼那滿目驚喜的兩人，慢慢走到那個沙發，喘了幾口粗氣，慢慢坐下，背部靠在柔軟的靠背上，他蜷縮著身軀，用僅存的理智將呼之欲出的聲音壓回咽喉。

Omega的發情期信息素蓋過其他信息素佔據整間屋子，對第二性別相同的Nancy而言沒有造成什麼影響，但對Jonathan就不一樣了飯——這就像上帝為了考驗他的意志力而降下的試煉——他用手摀住口鼻，Nancy見狀想走到Steve那裡去拿一根抑制劑，卻被Jonathan出手阻止了。

「上面寫持續時間12小時。」Jonathan用另一隻手拿出那根空的針管遞給Nancy。他在車上的時候就已經看到了標籤上的字，也莫名記住了。他提出他從剛剛就有但沒機會說的問題：「但他現在就藥退了。」Nancy看著貼在針管上的白紙條，恍然大悟：「……他每次發情期都靠打藥渡過，所以發情期每次都會越來越激烈。」

Jonathan點點頭。像是突然想到了什麼般，他低著頭思考著些什麼，抿了抿嘴，在一陣內心與自己的交戰後終於下定決心開口：「不知道妳介不介意……」

Nancy已經知道對方要說什麼了，她仰起頭佯裝不滿地大聲「呃」了一聲，笑著說道：「反正我明天就會跟他分手，況且他也喜歡你。」聽到了那個慷慨的女Omega的後半句話，Jonathan更加疑惑了：「什麼意思？」

「Omega不會對每一個Alpha投懷送抱，就算在發情期也一樣，Byers。」

9.  
不如同Nancy心中所想，Jonathan並沒有想要對那個發情期來了的男性Omega做什麼過份的事，他只是單純地抱著那個比他高半顆頭的男人——在國中，他們的生物老師曾在課堂上提到Alpha的信息素能夠讓處於發情期的Omega好過一些，反之亦然，所以Jonathan就跟著老師說的做了，目前看來都還好——況且，對因為發情而失去反抗能力的Omega擅自下手也同樣叫做強姦，他不可能做出那種噁心的事。

當然，他的母親Joyce Byers在把Will送到醫院後也理所應當地知道了這件事——Jim Hopper跟住院醫生都拚命勸說那個這幾天為了她的兒子忙得要死要活的母親趕緊回家補個眠——雖然在聽到關於Steve的所有事後的一開始她有些震驚，但跟他們不久前經歷的事情相比，這僅是微不足道，所以她也僅僅是嘆了口氣便同意讓自己的兒子照顧那個曾經與他拳腳相交的Omega。只是Joyce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他的兒子要照顧曾經對他說過那些話的人。

「Well，他救了我們一命，況且他在接受他的處罰了。」當時聽到來自母親的疑問句的Jonathan只是低著頭回答，沒有做多餘的動作，就像是在對待一個被貼上「小心輕放」表情的易碎品一樣對待那個完全黏在他身上的發情Omega，不想要打擾到正自娛自樂著的Steve——不知為何，來了發情期的Omega除了為了慾望而做出的動作之外，更像是一個黏人的幼兒，口齒不清也聽不進任何話，像是在尋求母親的撫慰般撒嬌。這些東西放在比他高大許多的Steve Harrington身上一開始令他感到有些奇怪，但不用多久他就已經習慣了那些小動作。Joyce也沒有要爭論的意思，她知道Harrington夫婦長年外出，幾乎不會去介入他們的親生兒子的生活。她罷了罷手，讓Jonathan把那個快成年的男孩帶回到他自己的房間裡，並且叮囑他不要對那個Omega亂來。Jonathan也立刻照著母親的要求去做，雖然過程很麻煩，但總歸來說還是完成了。

在給自己沖了個澡後，他終於做出了「就算Steve身上的信息素有多濃烈他也不會去幫Steve洗澡」的決定，先不論他有沒有辦法做到幫身高有足足1米8的17歲男人洗澡這件事，他只是覺得無論如何那都太詭異了，光是自己心裡那道門檻就已經足夠阻止他做出那種奇怪的事了。Jonathan穿著衣服從浴室走回他的房間，打開門時並沒有如同他的想像那樣看見自己的床上有一個蜷縮著身軀的Omega——那個本應躺得好好的Omega此刻卻站了起來，無事般在他的房間裡走來走去巡視著那些擺飾。

在整整五分鐘後，Steve終於注意到站在門口皺著眉想說什麼時候Steve才會注意到Jonathan的存在的男人。他抬起頭來看了一眼充滿疑惑的Jonathan，在說了句「你終於回來了喔。」之後繼續觀察著這略顯雜亂的臥室。

「……你不打算解釋一下嗎？」

在再次等待了許久都沒有得到他下一個想像中的、Steve的反應之後Jonathan緩緩開口，句子裡除了遲疑之外更多的是疑問。

「如果你是要問為什麼我沒有受到發情期的影響的話，」Steve聽到對方的話之後頭都沒抬，邊盯著Jonathan掛在牆上的一系列他為其驕傲的相片邊解釋：「你離開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我外套裡也有抑制劑，我就給我自己打了一針。」

1秒、2秒、3秒……

「\*你在意識恍惚的時候給你自己打針！？\*」

Jonathan在愣了一會後找到了那句話中隱藏的重要資訊，忍不住喊出來。在這本應寧靜的夜晚顯得更為響亮——他很確定他媽媽已經聽到了，只是她裝作沒聽到而已。

「如果你想做愛的話藥效應該過不久就會退了，」那個仍然平靜的男人嘴裡說出的話令仍然沉浸在那驚訝的餘勁之中的Alpha陷入了更深的疑惑——Jonathan始終無法理解Steve Harrington的腦迴路，但說到底，他們本來就是完全不同圈子的人，所以這也不是什麼很意外的事——那個Omega沒有理會Alpha滿目的困惑，在Alpha還來不及反駁他的那句話時繼續自說自話：「Nancy不是說她明天要跟我分手？」

Jonathan僵硬地點了點頭：「……你聽到了？」

Steve沒有直接回答，他在房間裡漫無目的地轉著，迂迴繞了幾圈後慢慢踩著堅硬的地板走到站在門口的男Alpha面前：「你們大部分都猜對了。」

「包括Nancy說的那句，什麼Omega不會對每個Alpha發情之類的？」在Harrington說出了那個關鍵詞時，Jonathan幾乎是反射性地猛得關上了房門，生怕那已經被異世界生物之類的破事操勞得可以的母親再次為她的孩子擔心。

隨著那個高挑的Omega與他之間的距離越發相近，他才意識到自己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聽著，Byers，下午的那件事……我很抱歉，那些話都不是真心的。」

不知道是錯覺還是什麼，除了對方在說話之前代表下定決心的吐氣之外，Jonathan隱隱約約能夠感覺到Steve身上的信息素變得越來越濃厚——是好的那種。

那種變化象徵著很多事物。情緒波動、距離遠近以及……性慾。他在感受到眼前那個有著一雙小鹿般的雙眸的男人所說的話的真誠的同時也察覺出了是什麼驅使了那向來高傲的他在這個時刻講出這種話。

這次的答案仍然顯而易見。

「你的藥效開始退了，」眼前人的呼吸開始帶著濕熱的喘氣，原本應該要因藥效而慢慢淡去的信息素卻比他出房間前還要更加濃烈，早在他們在車上的時候Jonathan就已經注意到了，只是他強迫自己不去往那個問題的「答案」去想，但現在似乎別無他法，再這樣下去，他的基因也只會用強硬的手段逼迫他順從自己的本能——他沒有什麼選擇了：「你不能再打藥了。」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能不能、你能不能……」Steve不知道該怎麼用另一種方式表達他想表達的。就算正值發情期，他骨子裡的自傲也不允許他低下頭渴求。這對他來說是一件完全羞恥的事情，當他渴求的對象是幾個小時前把他打得要死的男Alpha時那種感覺就更加強烈，但他還是咬咬牙，把句子說完：「幹我？」

雖然心裡已經猜到那個氣味越來越濃烈的Omega想要講什麼，但真正聽到對方說出口之後他仍然小小驚訝了一下。

Jonathan咬咬牙。他在心裡跟早些時候還特意提醒他的Joyce道了個歉，深吸了口氣，回答。

「……如果這能讓你好受一點的話。」

10.

他們激烈地吻著，像是知道末日臨近，不浪費一分一秒地吻著、咬著，試圖扯下彼此身上此刻顯得多餘的衣物。那個髮色較淺的男性拉扯著另人的頭髮強制將他們兩人的雙唇分開，唇與唇之間幾條混合兩人的唾液的銀絲提醒著他們剛才那已經遠遠超出「讓Steve好受一點」的範疇的動作。

在意識到自己手指剛才的粗暴動作時，那個男Alpha低下頭，雙頰微紅，用那因著氣氛更加緊張的聲音下意識說出那充滿了卑微的字詞：

「對、對不起。」

面對Jonathan那沒有理由的道歉，Omega沒有直接言語做出回應，只是撫著對方的臉頰，輕輕抬手讓那人看清楚他此刻的模樣——雙唇被吻得紅潤，臉頰因為Alpha剛才下意識對頭髮的拉扯帶來本不應該存在的糟糕快感而染上緋色，發情期體溫升高讓汗液順著臉部線條滑下喉結。Steve Harrington那堪稱門面的髮型因他而變得糟亂。這在Jonathan的眼中是如此美好甚至神聖的。

Steve慢慢將手伸到那人已經開始硬挺的跨部，隔著尚未被脫下的長褲溫柔地用手撫摸著屬於Alpha的性器，感受那東西頂著布料的輪廓。接著單手解開皮帶的金屬扣，褲子拉鍊清脆細小的聲響成為了Jonathan Byers在此刻耳中唯一聽到的聲音。

順從著對方無聲的要求，那個高挑的男人慢慢跪下，膝蓋壓在堅硬的木頭地板上有些疼痛，但除了慾望帶來的興奮以外的知覺早已被強烈的性慾蓋過，所留下的只有對性愛的渴求與服從。他拉下男式內褲，讓半挺的陰莖在他視線下方彈出來，他先是用他粗糙的手掌握住攪了幾下，再張開嘴，含住頭部，溫柔地吸吮著從反應上看是第一次被口的男人的性器，在口腔內用舌頭舔掉滴出的前列腺液，握著那根比他想像中還要大了不少的Alpha性器張著嘴慢慢含進去，直到頭頂到咽喉才停下來。

「嘶……」

靠著房門的男人把手壓在跪著的那人的後腦勺上抓著他的頭髮，配合那人吞吐的幅度扯著對方的頭髮。每一次他的陰莖頂到Steve Harrington那緊緻的喉嚨他就無法控制住自己的呻吟。似乎是察覺到了他的反應，Steve盡力抑制住自己的嘔吐反射，讓陰莖深入同樣也是第一次被別人的性具深入的喉嚨的感覺對他而言不是很好，甚至有點疼，但鼻腔那屬於Alpha濃厚的味道還是讓他忍不住興奮了起來。他把手伸進貼身的牛仔褲裡，忽略那因第一性別而生的性器，摸向自己似乎從未觸碰過的私

處，食指與中指淺淺地放進濕透的陰部慢慢弄著自己，口中屬於對方的東西沒辦法阻止他那下意識發出的呻吟。

「天哪……Steve……你的嘴真的太……」

他喊著那個跪著的男人的名字，如同獎勵對方般輕輕撫摸著那人後腦勺早已亂得一塌糊塗的捲髮，仰著頭呻吟著。早已飄渺的意識打破了由羞恥築成的高牆，在此之前的Jonathan絕對想不到有一天他居然會在那個Steve Harrington給自己口交的時候不停地說他的嘴讓他有多爽。這是他第一次被別人口，但他已經知道這會是他一生中前三名被別人口交的經歷。

Jonathan說的話只是讓Steve變得更加興奮——他一直以來都喜歡跟別人上床的時候聽別人講一些dirty talk，只是在以往他都是扮演Jonathan現在的角色，這種新奇的感覺讓手指不禁隨著臉頰的溫度上升而更加深入直到將兩根手指的各兩個指節完全放在裡面為止，嘴也盡全力地在服務著對方，他吸著氣讓口腔內壁緊緊貼在柱身，舌頭抬起舔著對方越發硬挺的性器吸吮，吞吐的幅度越發越大，有時候直接拉出來舔著佈在莖身上凸起的血管再將那已經硬挺的東西放進他的嘴，粗暴地讓陰莖撞在喉嚨上，同時也低吟著，喉嚨微微震動，按摩沒有被他遺忘的頭部。他移動著頭，自己前後前後地舔弄著口中充滿Alpha氣味的陽具，直到站著的那個人在一瞬間緊緊抓著他的頭髮，將他的頭嗎按著，斷斷續續地大聲呻吟著，把所有精液射入Steve那已經被操得艷紅的口裡。

他盡責地再幫那個還喘著粗氣的男人口了兩下後慢慢把那根在他嘴裡硬起也同樣在他嘴裡軟掉的陰莖從他的嘴裡吐出，像是炫耀戰利品一樣先是讓還在喘氣的男Alpha看了一眼他舌頭上濃厚的乳白色液體再吞下。看到這幅景象的Jonathan有些傻眼，他抬起頭看著從地板上站起來的Steve，不禁開口問了一個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你剛剛是把我的精液吞下了嗎？」

眼前的男人似乎不覺得那樣做有什麼問題，只是心不在焉地看著剛剛用來摸自己的那兩根手指上沾上的一層透明的淫水，沒有直接回答：「我不想吐在地板上。」

那人話音剛落，Jonathan就差點笑出來。並不是嘲笑，而是純粹對Steve那個莫名其妙的理由覺得有些可愛而已。

對，可愛。一個平常絕對不會有人用在那個Steve “The hair” Harrington身上的詞。

「那你想勺——」還沒講完，那個較高的男人就直接站起身吻了上去，而且還不是那種一般的淺吻，而是那種舌頭伸入嘴中的吻。唾液混合著對方口腔仍然殘留的些許屬於他的基因的味道深入他的嘴裡，撇開Steve柔軟的雙唇跟靈巧的舌頭不談，這個吻絕對是糟糕的，至少從味道上來說。

但作為一位懂得禮節的Alpha，Jonathan沒有推開他，反而把手臂搭在

對方的腰上，環著那人，一步一步把那個Omega逼到床邊與他一起倒在床上，不變的是仍然交織的唇瓣。

矮個子的男人收起手，摸到另一個男人的褲拉鍊那，解開鈕扣再拉下金屬拉鍊，用雙手扒下緊緊包裹著粗壯大腿的織物，讓它垮在褲子主人的腳邊，Steve也很配合地張著腿把褲子踢掉。Jonathan摸著屬於男人的白皙大腿，上面還留有在大太陽曝曬時穿著短褲長時間運動造成大腿上斷層似的膚色差。

他隔著內褲摸著對方已經硬了好一段時間的陰莖，拇指輕壓在因滲出的前列腺液而留下的痕跡，身下那人挺起的胸膛說明了他的敏感。他的手繼續探下。就算是隔著棉質的內褲，他也能夠摸到從對方下體滲出的透明色液體，在意識到那個人有多想要他的時候Jonathan輕喘口氣，慢慢拉下那緊緊貼著皮膚的多餘衣物扔到地板上，接著將指尖慢慢探進不久前才被Omega自己稍微觸碰過的性器。那個Alpha壓在那個被迫張開雙腿的男人上，不同於剛才那個似乎有些不情願的男人，現在的他任由那來自對方信息素的、就嗅覺上而言本應使人意識更加清晰的清爽信息素佔據意識，毫不保留地朝Steve展露他屬於Alpha的那一面，用在此刻更顯銳利的虎牙親吻——更像是啃咬——著那人脖頸，為空白的畫布佈上齒痕，貪婪地聞著那人頸部刺激著他的性慾的信息素，手指也跟著粗暴，直接將整根插進。突如其來的刺激使處於被動狀態的Omega蜷縮了一下，仰著頭朝著天花板發出理應因身上人的粗暴行徑而帶著痛苦卻不知為何只盛滿了快感帶來的啜泣的呻吟，這在對方耳中成為在他耳邊徹響的美妙樂音，令手指在一次粗暴快速的抽插後連同沾上的淫液一起拉出，再次放入穴內時又加了一根手指。

這幾乎要將Harrington家的長子逼近崩潰，Omega發情的身體就連被Alpha撫摸皮膚都會顫抖一下，他本以為依Jonathan的個性，這場性愛會是溫柔而緩慢的，但你不能指望一個16歲的Alpha在發情的Omega面前克制住衝動，就像他想都沒想就請求他第二次暫時清醒後見到的第一個人幹他一樣。所以他只是讓雙腿交叉於對方的後背，連呻吟都不再隱忍，隨心所欲地叫著床，完全忘記現在是三更半夜，把控制權交給下午的時候把他打得慘得要死的男人，任由壓著他的男人把他的上衣下擺拉到鎖骨下方，讓看得出經過訓練胸與腹部的肌肉暴露於空氣之中。

「嗚嗯……」

空氣的冰冷令他不禁悶哼一聲，扭動著身軀，體內的異物感卻更加明顯——自己的手指放進來跟別人的手指是完全的兩回事，但兩種都能令他叫出聲。

Jonathan另一隻手摸向他的胸膛，手指撫上挺立著的粉色小點，像是在測試一樣盡可能地用各種方式玩弄著，看著身下人通紅的面頰跟微微張開不斷發出細碎呻吟的嘴，現在在這個房間裡發生的一切都是如此情色夢幻。每次意識到Steve Harrington現在變成這幅模樣是他一手造成的，他就能明顯感覺出他下身變得更硬。

「我能不能……」

即使事情已經發展成這樣，Jonathan還是忍耐住他的衝動，禮貌性地詢問道。把手指再次抽出來，只是這次沒有再次放進去，而是撫摸著身側粗壯的大腿，指尖輕輕劃過敏感的肌膚，讓身下那個比他高七公分的男人伴隨著一聲輕哼微微顫抖身子。

「不要……」Steve咬著牙開口，聲音帶著略微的抖動，Jonathan能看見那人緊皺的眉頭。正當他以為他即將從這場美夢中醒來之時，那後半句才被對方緩緩說出口。

「不要廢話那麼多，對我做任何你想對我做的事，Jonathan……」當那句像是被附上某種古老的魔法般令人著迷的語句在他耳邊輕聲道出之時，他幾乎要遵照對方所說那般所做，但Jonathan仍然拾回了一絲理智，他知道身下那個人從來沒有以Omega的身份做過愛，所以這將是對對方、對他們彼此而言永生難忘的經歷。

第一次總是特別的，當那段回憶的苦甜取決於你即將所做的事時，每個愛著對方的人都會變得小心翼翼。

所以他只是伸出手，撫上對方發燙的面頰，俯下身，將雙唇溫柔地覆蓋在Steve的唇瓣上，另一隻手環著自己再次挺立的陰莖，隨意扯了幾下後將頭部對著已經準備好的小洞，雖然已經擴張了好一下了，但那個Omega仍然緊致得要命，他只能咬牙，挺著腰開壘進那個初次被探訪的小洞。

「Fuck……Jonathan！」

Steve放在他後腦勺的手拉住他的頭髮強制將這個只有唇瓣相交的吻打斷，對方本來整齊的捲髮如今卻亂糟糟地散落在額上，緊皺著雙眉，連雙目都閉得用力，雙唇隨著體內東西的深入發出一陣顫抖的輕哼，屬於霍金斯高中籃球隊隊長的雙腿在緊緊夾著他的腰，即使Jonathan想將已經插在那人深處的東西拔出來都沒辦法。

不同於Steve，Jonathan不是那種多話的人，他更加傾向用行動來代替字詞。這點似乎也反映在他們的性愛裡了，作為對對方毫不掩飾的熱烈的回答，他只是咬著牙，手扶在Omega的腰上，挺著腰讓陰莖摩擦因發情期更加敏感的肉壁，他能夠從身下的那人從來沒在其他人面前露出的表情與呻吟看見他的動作對對方的影響。

沒有任何一個Alpha能夠在Omega露出這種表情的時候還克制得住自己，即使Jonathan再怎麼冷靜、意識再怎麼清晰，在他看見Steve，那個Steve Harrington，霍金斯高中高高在上的國王被他弄成這樣，他就知道，他完蛋了。

「Steve……Steve……」

此時的他腦中只剩下眼前那個Omega男人，全然忘記不到一天前他們經歷的那些將他們心中的世界顛覆的破事。在此時此刻，他們的大腦都只有對方的身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被拋在九霄雲外，連身體都不受控制。



只因眼前的那個Alpha/Omega。

汗液與不可明說的體液混合在一起，柔軟的床因兩人的動作而搖晃著，咯吱作響，屬於男性或高或低的呻吟成為了這間臥室唯一在播放的樂曲，截然不同的信息素氣味在這一時刻卻奇蹟似地相融，肢體的痠痛沒辦法成為停下這瘋狂的一切的理由，即使再疼痛，終究會被那無形卻不可忽視的甜蜜給治癒。

都是因為眼前的Alpha/Omega。

他們再次相吻，明明沒有足夠的時間跟彼此在個性上磨合，舌頭卻充滿了默契，配合著彼此的動作。下身的動作使得那個Omega在他口中呻吟著，發出細小的鳴聲，這只是讓對方更加興奮地頂著他，索求著永遠都不足夠的快感，而Steve也照單全收。

不知道是因為他此刻被那波濤洶湧的快感給擊垮了，還是他真的想不起來上一次不用任何藥物，就像現在這樣，以性來渡過發情期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但他記得最接近此刻的那一次。

他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段刻骨銘心也令他難過的回憶。

\*「不要當一個軟弱的Omega，你是一個Alpha。」\*

「……我不是、我不是Alpha，」那嚴肅老成的聲音再次在Steve腦中響起，與上次不同的事，這是他的父親已經沒辦法讓Steve照著他的意願走了。他開口，低著頭，聲音顫抖，他再次略微抬起頭，看著對方的雙目：「我是……Omega，我是Omega……」

「我知道，」不同於想象中對方那一幅茫然的模樣，Jonathan的語氣跟表情完全找不到任何疑惑，那個男人只是直視著他的雙眸，講出那些他不敢從任何人身上奢求的字詞：「我愛你。」

\*「Omega永遠都沒辦法擊敗Alpha，給我好好記住了，Steve。」\*

「……我不需要去擊敗Alpha。」

Steve說。

「你不需要擊敗任何人。」

Jonathan答。

\*你還有機會去成為一位Alpha，不要讓我失望。\*

「我不想成為Alpha。」

「那就不要那麼做。無論如何，我都愛你。」

他的聲音輕柔，即使周圍聲音參差不齊吵雜不堪，也沒辦法阻止那令人沈醉的詞語流入耳中——Steve早已分不清這一切就像情人節晚上電視裡不斷循環播放的肥皂劇劇情是真的發生在他的身上了還是只是存在於他那混亂大腦的一場美夢。

這是如此美好啊。

戀人之間無需文字言語就能流通的心意，炙熱而溫暖的肢體交織在一起，意識雜亂，口中說出的每一個字詞也成為了不需經過思考的真心真意，本就激烈的快感在所愛之人手下更加強烈。

本不應如此的。

與認識不到幾天的人做這種事、與不久前還憎惡著的男人做這種令人羞恥的事，他們本應感到羞愧，但沒有，就算在許久之後的將來，即使他們分道揚鑣，他們也不會後悔今夜發生的任何事。

壓在他身上那個男人的手輕輕撫摸著他的面頰，手指纏繞在他那深棕色的捲髮上，拇指撫過眼尾令被撫摸那人不自覺地深吸了一口氣，他的眉頭仍然緊蹙，搭在那人背上的手指在每次Jonathan頂進去更深入的地方時不禁讓尖銳的指甲陷入蒼白的皮膚，像是喪失了思考能力一樣不斷重複喃著對方的名字，每一次的插入幾乎都把他逼到高潮，但每次都是差一點點，這種不滿足把Steve搞得亂七八糟，已經沒辦法再去思考其他，只能盲目吸入專屬於對方Alpha信息素總是令他想起那個被紅光覆蓋的黑暗房間的氣味，卻只是讓他更加沈浸其中。

將大腦浸泡在這美好的粉色甜水之中，將身體交給已經獲得了他全部信任的另一個人。

被控制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而他也樂在其中。

只要那個人是對方，他就能夠對一切都樂在其中。

「不行了……要不行了……！」Omega張著嘴，自顧自地胡言亂語，字裡行間都是簡單卻模糊的字詞，唯一能夠確定的只有語調間藏匿的滿滿情意。Alpha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埋頭努力幹著眼下的要事，Steve能夠從體內將他撐得開開的東西急切的動作看出Jonathan也快撐不住了。那撞在內壁的一下成為了擊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緊緊夾著雙腿，仰著頭，雙眼朦朧，眼球上翻，舌頭頂著空氣微微伸出，喉嚨除了毫無意義的呻吟之外什麼都說不出，腦子更是一片空白。

在身下那人在達到極點的同時縮著身子，小穴肉壁緊緊夾著支撐不住的陰莖，迫使Jonathan射在對方體內深處，在高潮後的餘震逐漸退去之時，他才意識到一直壓著床的手臂跟被尖銳的指甲劃出紅痕的後背有多疼痛，但這一切代價在看見Steve Harrington因劇烈運動而紅著的面龐後都不算什麼。

他直起腰，原本緊緊環住他的雙臂從他的背上滑下，Jonathan拉著那還沒有緩過來的男人的左腿，慢慢把開始軟下的性器從Steve體內連同一些白液抽出，濃稠的液體從對方體內慢慢流出，滴落到木頭地板，那細小的低落聲使得這副畫面更加色情，要不是生理上不允許，不然他覺得他還能再來一次。

「Shit，你射在裡面了？」

大腦逐漸清晰的Steve在感覺到東西流出來的時候起身，他抬起一條腿，讓一隻腳踩在地板上，彎腰用手指插進去剛被幹好的小穴隨意弄了幾下，果不其然看到屬於Alpha的白色液體流出。在看到了證據之後，他不可置信地抬頭看著有些不好意思的Alpha。

「對、對不起……」

那個很明顯陷入尷尬的Jonathan站在他面前，緊張地在原地踏步，時

不時用手撥弄幾天前Joyce剪的短髮，這次他臉頰的緋紅只是單純的害羞——這是他16年多以來第一次面對這種狀況，他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反應，總之先道歉再說。

那個被道歉的男人沒有立刻回應，只是先撿起被扔到地上屬於自己的衣褲，匆促地穿上後你親了那個有些焦慮的男人的臉頰，笑著說：「沒差，我要去你們家的浴室弄掉這玩意兒，等會見……Jonathan。」

就算已經打過一炮了，從Steve Harrington的口中聽到自己的名字對他而言仍然有些彘扭，就連那個說話的人也是遲疑了一會如剛想起來一樣在句尾補上Jonathan的名字後才像是逃跑一般匆匆離開。

正當Jonathan想要對這副情形嘆一口氣之時，他的房門再次被打開，那個有著一頭棕髮的高挑男人從門的空隙中探出頭來，有些尷尬地問道：「……你們家浴室在哪？」

Jonathan忍不住輕聲笑了出來，Steve則是滿臉疑惑地看著他，而那個較矮的男人沒有多做解釋，只是聳聳肩：「等一下我跟著你去吧，反正我也得再洗一次澡。」

「喔，喔好？」

Steve只是在遲疑了一會後點點頭，雖然還是有些疑惑，但那已經不重要了，此刻的他心情異常的好。

也許是因為屬於他的書本即將進到下一個篇章，一個沒有痛苦、沒有孤單、沒有謊言的全新篇章。

他擁有的只有真正的自己，以及真正對他重要的人。

Steve Harrington是一個Omega，以前是，現在是，未來也會是。

沒有人能夠改變這一點，即使是生下他的人也不能。

+ 1:

自從那天之後，Steve的生活似乎沒什麼變化。

當然，他已經能夠接受真正的自己了、整個學校都知道他是Omega了、他的身份資料已經被修正了、他偶爾會被Nancy強迫跟Jonathan進行一些情侶活動即使他們都很滿足於現在之類的。

但這兩個月以來，Steve不知為何一直有種有什麼事還沒完成的奇怪感覺，他也跟Nancy和Jonathan講過了、討論過了，但他們都沒有找到答案。

他就這樣疑問了幾個星期，直到一通電話吵醒了躺在沙發上熟睡的Steve（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在接到電話後，他才意識到那個沒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三天後就回來了，你有記得打針對吧，darling？」

Julia Harrington纖細的聲音在電話另一頭傳入還正處於震驚的Steve耳中，他木然地點了點頭，再意識到他的母親看不到他點頭的時候才開口。

「喔、喔，我，當然有。」

那是自從他的Alpha謊言後他撒過最大的謊。

Steve之後每個月的發情期都是靠不斷地做愛結束的，就算他自己想要打針，沒他的Alpha男友也會拚盡全力阻止他，因為Jonathan覺得他再繼續這樣下去身體一定會出問題。

「那就好，我們三天後見，記得不要喝酒，你爸會氣死的。」

Julia調笑道，但她的兒子並沒有注意到母親剛剛說的任何一個字，他只是乾笑了幾聲。

「嗯，掰掰、掰掰，我等你們回來。」

還沒等Julia說出任何一個字，Steve就匆匆掛斷電話，努力思考該怎麼處理，但他的大腦偏偏在此時卡機了，不管怎麼專心都只有一片空白。

「Steve，怎麼了嗎？」

還躺在沙發上的另一個男人站了起來，在等待了幾秒依然沒有等到那個他剛剛叫的男人的回應後他疑惑地離開沙發走到捲髮男人身旁。

「……我爸媽三天後回來，」空白的大腦勉強組織出了一句完整的話，Steve仍然低著頭沒有看向另一人，像是自言自語一樣說：

「Fuck，我死定了，Jonathan，一切都完了——」

將Steve那完全混亂的思緒斬斷的是Jonathan拉著他手臂上的衣物的手，這讓本來因他的爸媽發現後會發生的一切可能而感到無比焦慮的他皺起眉，微微低下頭看著比他矮半顆頭的男人堅定的雙眸，閉上嘴等待那人開口。

Jonathan與他對視著沈默了許久，直到那人已經確定Steve有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才開口：「一切都不會有事的，現在是1983年，我們只要好好的表態就好。」

「我們」。

雖然沒有表現出來，但Steve在聽到這個詞的時候心裡不禁暖了一下。當他跟Jonathan解釋為什麼他會裝作一個Alpha的時候，那個男性Alpha不禁沒有批判他之前愚蠢的行為，只是在一個長而溫暖的、屬於兩人的擁抱之後告訴他「不准再給我這麼做。」，Jonathan甚至沒有讓他立刻對其他人坦白，而是給了他更多的時間與空間去思考，也幫助他慢慢在經歷了那麼多年的壓抑後找回自我。

那是獨屬於Jonathan Byers的細心與體貼，有時候Steve會胡思亂想覺得自己配不上對方，但那種糟糕的想法被在與那人行床後睡前的甜言蜜語給打破了——就像是知道他在想什麼一樣，Jonathan每次都在正確的時間做出了正確的事，這讓Steve對之前的事感到更加愧疚，他也在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去彌補，即使他的男友跟他說他早就原諒他了也一樣。

「……你說得對，」Steve的眼神飄忽不定，即使情緒已經平穩，但那股緊張仍然未退。他一隻手扶在腰上，另一隻手撥弄著蓋住腺體那過長的捲髮：「我媽會理解，但我爸，他是那種很古板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但沒有什麼是不能改變的。」

Jonathan把手蓋在Steve的手背上，像是在安撫他的不安定般溫柔地拉著那人的雙手，用他掌心的溫度給予那個Omega安全感。即使對方沒有明說，Steve也知道那個Alpha是在指什麼，他揚起嘴角朝那人微笑了一下，也緊緊握著Jonathan的手。

「你真的有某種神奇的魔法，Byers。」

Steve調笑道，Jonathan也早就習慣了那人奇奇怪怪的比喻，也知道那是Steve說「我愛你」的另一種方式。

在真正認識Steve Harrington之後，Jonathan才意識到眼前那個富二代不是他口中的「Ted Wheeler」——諷刺的是，他現在成為了自己以前批判的人——雖然Nancy仍然用他之前跟她講的話來開玩笑，但他們都知道，Steve不是那種人。

「你也是。」

他低著頭，拇指輕輕掠過對方的掌心，在躊躇了一會後才吐出了那三個字——Jonathan一直以來都不是Steve那種能言善道的人，他更願意用相機拍出的畫面他的語言來陳述。

曖昧的氣氛，過近的距離，肢體接觸……他們都知道後面將發生什麼事，Steve順其自然地俯下身，手離開那人溫熱的掌心，放在顏色偏淺的髮上穩住伴侶，讓雙唇與雙唇之間的距離慢慢消失——

——直到那聲屬於女人的叫喊。

「喂喂喂！不行不行！」

在那尖銳的聲音傳入耳中的那一霎那，Steve跟Jonathan就像是站在枝桠上聽到槍聲的小鳥那樣立刻分開。那個完全受到驚嚇的高個男人轉頭，才看見那個身高幾乎快逼近Jonathan的女人以及漫步跟著那個女人的男人。

「媽、爸？！你們怎麼回來了？！」

直到Omega開口道出他對那兩個年齡明顯是上一輩的人的稱謂，Jonathan才意識到眼前這兩個充滿成熟氣質的人是在小鎮裡出名的Cris Harrington跟Julia Harrington，在意識到的瞬間，他便立刻站直身子——這下換他緊張了。

「我們想說要給你一個驚喜，結果我們才走了幾個月你就跟別的Omega搞上了！」

Julia一反她那高貴優雅的外表，行為舉止完全是一個照顧著整個家庭的母親。她左臂舉平，張開手強調她話語裡的「Omega」指的是誰。這讓身為Alpha的Jonathan十分尷尬，但考慮到Steve的父母不知道他知道Steve其實是Omega這件事，邏輯也是合理，他甚至有些佩服Julia沒有在生氣的時候說溜嘴。

「他是Alpha。」

站在身後沈默不語的男人緩緩開口，不同於他的妻子情緒化的反應，那個穿著一身訂製西裝的老成男Alpha展露出的是沒有破綻的冷靜，Jonathan完全看不出Cris的情緒有受到他兒子任何的影響。

在聽到丈夫出口的話語那刻，Julia愣了幾秒——她的動作與他兒子的相像幾乎是複製貼上級別的——如同一位在舞台上演著戲劇的女演員一般誇張地轉頭盯著Steve，再將視線放在Jonathan身上，重重地吸了口氣，終於鼓起勇氣問：「你知道了？」

「呃，對。」

相較於Julia Harrington，Jonathan的語氣與動作更加平靜，但那倉促的心跳以及漂移的眼神仍然曝露出他的緊張。在這麼尷尬的時刻面對愛人的家長令本就沈默的他變得比平常不擅言詞，說出這兩個字已經是他的極限。

正當Harrington夫妻擺出一副準備要破口大罵的架勢時，那個獨子快速踏出幾步，夾在Julia與Jonathan之間：「我不懂，這到底有什麼好隱瞞不隱瞞的？」

Julia聽到那個向來對她言聽計從的兒子在這種時刻開始頂撞她時本想以一個母親所具備的威嚴教訓一番，但她抬起頭，看著那個早就比她高大的「孩子」時，原本張開準備說話的雙唇閉上。

她已經搞不清楚她是為什麼而生氣的了。是真的因為她的兒子是一個跟她一樣的Omega而感到生氣，還是只是從那兩個青少年得到無法從丈夫身上取得的莫名其妙的權利感？

在那問題從她腦海中彈出的那刻，她就意識到，她已經沒辦法再繼續用名為「母親」的藉口要求正值叛逆期的孩子順從。

她的孩子擁有了自己的想法。這讓Julia感到有些挫折，她咬著下唇——她的腦中已經沒有能夠反駁自己兒子所說的話的語句了，只能用沈默來代替親口說出的認同。

「因為Omega沒辦法管理一個企業，就像你一樣，情緒化、軟弱。」平靜的水面下藏匿了不可忽視的怒火，那刻骨銘心的味道使得那個年輕的男人繃緊身子。這是他的父親對他最常說的話語，Steve本應早就習慣了來自父親的失望，但很可惜地，人們能夠嚐盡愛情、麻木悲傷，卻沒辦法習慣恨意。

「如果你連這種小事都沒辦法處理妥當，那我真的，大失所望。」明明每一個字語氣咬字都是那麼地平穩、失去了情緒的波動，但在Steve耳中，來自他的親生父親說出來的話是多麼地銳利刺耳。

來自他在這世界上基因最親近的兩個人不認同與失望令他原本咆哮著的大腦在瞬間空白，他沒辦法想像那個站在他身後他所愛的男人在看見他的父母與堅強而溫柔的Joyce Byers的區別會是什麼表情、是否會因此懼怕他的家庭——此刻他是有多麼地無助，大腦胡亂的想像只是在加重他的情緒。

「不好意思，但那個沒有處理妥當的人應該是你。」站在Steve身後的那個人在一小段僵硬的寧靜過後開口，言語中完全沒有Harrington夫婦期待的對長輩的尊重。

Jonathan從他身後站了出來，一掃方才的緊張，他的眉頭緊蹙，毫不

遮掩地用表情與語氣誠實表達出他對那段言語的感受。

沒有任何一個動作、一個表情是與他想像的相同。

「你連你口中『軟弱的情緒化Omega』都沒辦法管理，你說的話只不過是在打你自己的臉罷了。」在Cris因為那個Byers家的長子直言不諱的文字而全然遺忘了表情管理的那刻，這場以字詞為武器的戰爭已經算是Jonathan贏了。他拉起旁邊那個也因他的言行而被驚訝到的男人的手，沒有抬頭就對那兩個成年人說：「我們得走了，祝你們在霍金斯的生活愉快。」

話音剛落，他就拉著Steve從敞開的大門快步走出，在走到終於看不見那棟顯眼的家宅後，他才放開手。

沒有人知道剛才Jonathan的心跳跳得有多快，說出那一番話需要很多的勇氣，如果是要以前的Jonathan來做，事情的發展就不一定了。但Steve棄掉他親手建立的地位，選擇了跟在學校向來不受歡迎的Jonathan Byers做為伴侶、親手打破了花了四年建立的謊言也對他們的關係毫不遮掩，拋棄了面子給予了伴侶所需要的安全感——做那些事情需要的勇氣根本沒辦法與這件事相提並論，如果那個高高在上的Steve Harrington能夠不在意後果地說出、做出那些話那些事，Jonathan也可以。

他們兩人四目相交，沒有說話，只是喘著氣。對方炙熱的目光令方才還直接跟Steve他爸對質的Jonathan有些莫名害躁：「怎麼、怎麼了嗎？」

Steve沒有在第一時間就回應他，只是用那雙好看的雙目上下打量著他，才緩緩開口回答：「沒有，我只是覺得，你好性感……」

「STEVE！」

聽到對方那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Jonathan的面頰發燙，不禁像是在指責對方在剛才那件事之後第一句話居然是這種句子一樣笑著、叫著他的名字。

那個Omega在Alpha那聲喊聲後才像是意識到什麼一樣也莫名其妙臉紅了，右手插著腰，將那握住拳的右手食指側邊壓在嘴唇上思考著該怎麼解釋：「呃、不，我是說、我是說，我不是那個意思，嗯……」

對方那慌張的模樣令Jonathan不禁輕笑出聲，他踮起腳尖，拉著那人的肩膀在他唇上落下一吻，對著那個高個子的男人笑了笑，他牽起Steve的手：「我知道你的意思。」

意識到剛才Jonathan是在逗他的Steve鬆了口氣，他緊緊握住對方主動牽過來的手，低下頭：「那我們要去哪裡？」

Jonathan有些無奈地笑著，毫不猶豫地回答。

「當然是回家。」

**Author's Note:**

第一次用了有括號的標題，開心！

這篇文寫了很久，這也是我目前寫得最長的文www

Ig：freakyourself

想要支持我的話也可以到ig私訊約稿喔＜3

謝謝你看完了整篇文！